第四卷:剧本·综合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CONTENTS

第四卷:剧本·综合卷 …… *1*

生命之门(独幕话剧) / 1

伐楚(电影文学剧本) / 11

《如花似玉》(电视连续剧) / 71

精卫鸟(中国音乐剧) / 105

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国芭蕾舞剧) / 113

长恨歌(音乐剧) / 123

江南情韵(新民乐) / 157

卷后语 …… *167*

图说半生缘(图 43—图 56) …… *168*

· 独幕话剧 ·

生命之门

剧中人　宋亦茹　妇产科主任医师
　　安　然　宋亦茹的养女
　　沈　敏　妇产科住院医师

〔某市妇产医院，病房值班室。

〔雨夜，很静。沈敏焦急地徘徊着。

〔宋亦茹裹着雨衣，张着伞，警觉地上。

沈　敏　（吃了一惊）谁？你是谁？

宋亦茹　（诡秘地）嘘——

沈　敏　宋大姐，吓我一跳！

〔宋亦茹随手带上门，指指墙上的标语——“不要高声说话”

沈　敏　外面有人？

宋亦茹　嘘，轻点！

沈　敏　（有些紧张）谁呀？

宋亦茹　我的宝贝女儿！

沈　敏　怎么？

宋亦茹　（音调很高）家务事，不谈。（脱掉雨衣，随手挂起，正好遮住“不要高声说话”）快说说，什么情况？

沈　敏　（翻着病史卡）您知道，一般情况下我是不愿轻易劳您大驾的。您看，13 号床产妇的症状很像是 D. I. C 的早期。

宋亦茹　（触电似的）D. I. C？

沈　敏　是的，书上叫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这种病例临床上不多见，一旦出现，产妇和婴儿都有死亡的危险。听说宋大姐曾经有过处理 D. I. C 的经验，所以请您来……

宋亦茹　（神情呆滞，仿佛带着余悸）不，是失败，失败，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失败。那次手术的阴影，几乎伴随了我一生。

沈　敏　您能具体说说？

宋亦茹　（痛苦地）不说了吧。我想这些年，医疗科学的发展，对 D. I. C 有了新的认识。这样吧，我去看看产妇，你马上作好全血检查的准备。

沈　敏　化验报告已经出来，产妇是 AB 型血。

宋亦茹　（很留意地）“AB”，哦，小沈啊，马上通知接一名 AB 型的献血员来，D. I. C 病妇很容易出现大出血，最好是输新鲜血液。

沈　敏　我马上通知。

宋亦茹　（指电话）现在就通知。（换工作服）

沈　敏　（拨电话）化验室吗？请马上接一名 AB 型献血员来，对，派车，

一定要快。谢谢。

安　然　（唤上）妈，妈妈！

宋亦茹　（赶紧撑开雨伞）小沈，来，掩护一下！

安　然　沈阿姨，我妈来过没有？（东张西望）

沈　敏　哦，没有来。（遮掩着）

安　然　刚才不是你打电话到我家的吗？

沈　敏　是啊……

安　然　不是通知我妈来会诊的吗？

沈　敏　是啊，哦，不，是别的事情。

〔宋亦茹以伞掩护，下。

安　然　老太婆怎么变得神出鬼没。

沈　敏　安然，找你妈有急事？

安　然　（气鼓鼓地）人家好心好意帮她介绍对象，她倒好，老失约！

沈　敏　（觉着好笑）介绍对象？嘻嘻！

安　然　（很认真地）老大不小的人了，自己的事，就是不抓紧，沈阿姨，你说急人不？

沈　敏　那也得两相情愿呀，哪有女儿催着妈妈嫁人的呢？

安　然　沈阿姨，我也不瞒你说，我先生去西德快三年了，我就这早晚也要走，老太太含辛茹苦半辈子守着我，忍心落下她一人不管吗？总得把事情安排妥当。说道理，也通。一上正经场合，就推这推那。这不，原先约好了今晚去富春茶座，现在又把人家张总晾那儿了。沈阿姨，说真的，你觉得我妈这人怎样？

沈　敏　宋大姐当然是好人。

安　然　这话太宽泛，好在哪儿？

沈　敏　人好、心好、工作好，反正，都好！

安　然　不觉得缺点什么吗？

沈　敏　缺点什么？（摇摇头）

安　然　比如从医学角度？

沈　敏　医学角度？

安　然　对，比方生理变态？

沈　敏　生理变态？

安　然　对，怎么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沈　敏　（想了想）唉呀，安然，看你尽瞎说些什么。

安　然　不是瞎说，是真的。（绘声绘色）说话嗡声嗡气，走路嘭嘭嘭，整天就爱和剪子、刀打交道，我以为多神圣，那天进手术室的观察厅一看，妈唉，差不多把我吓昏过去！简直就跟屠夫似的。还有，怎么说呢？这话我闷在心里有十几年了。

沈　敏　什么话？

安　然　（拉她到一边）沈阿姨，你说女人更年期一般在什么时候？

沈　敏　大约五十岁吧。

安　然　不会再早？

沈　敏　总在四十五以后。

安　然　那就更是谜了。怎么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妈那个就没了呢？

沈　敏　（似乎也认起真）不会吧，怎么可能？

安　然　一点不骗你！

沈　敏　嗨，怎么说这个？安然，我要去看产妇了，你妈今晚可能也走不开，你先回去吧。

安　然　（管自发挥）我怎么琢磨，都觉得老太婆怪，女性的温柔似乎跟她不挨边，就知道工作、工作，整个儿出现了异化。我猜想爸爸所以和她离婚，原因也在这儿。一个不知道爱的女人，谁受得了？

沈　敏　（有点听不下去）宋主任是全市有名的妇产科医生，经她手接生的孩子，有好几千，多少早产、难产的婴儿，亏了她才平安地来到人世，记得有位诗人还把她比作圣母玛利亚呢！

安　然　（噗哧笑出）圣母玛利亚？哈哈……那是诗！

〔传来宋亦茹的大嗓门——

宋亦茹　（内）沈医生，准备好了吗？

〔电话铃响，沈敏连忙操起话筒。

安　然　听听，听听，温柔的玛利亚，哈哈……

沈　敏　安然，请你不要大声说话，这是医院。

安　然　（不满地）莫名其妙！

沈　敏　（焦急地）喂，请再说一遍，对，对，什么？献血员来不了？血库里有 AB 型血吗？什么，刚刚用完？没别的办法了吗？外地？不行！等不及！天……（愣住）

宋亦茹　（大步流星地上，边走边说）小沈啊，产妇情况很危险哩。喂，愣着干嘛？

沈　敏　（斟酌着）宋主任，您估计产妇会不会出现大出血？

宋亦茹　极有可能，这种病人，血是一定要准备的，（觉出异常）怎么……

沈　敏　您先别急，您知道，AB 血型的人不多。

宋亦茹　废话，我只知道要血。献血员接来没有？接来没有！

沈　敏　一个出差，一个患病毒性感冒，所以——

宋亦茹　（指电话）调中心血库。

沈　敏　很不巧，刚刚用完。

宋亦茹　是嘛……（颓然落座）

安　然　（慢悠悠地走过去）老太婆，你的公事办完了吗？

宋亦茹　（诧异地）你怎么来了？

安　然　问你呀，大雨天让我来回兜圈子，像是我自己搞约会。

宋亦茹　（不耐烦地）请你不要烦我好不好。

安　然　（高声）好！我不烦你，永远不烦你，我走！（欲下）

沈　敏　等等！（婉转地）宋大姐，今晚是我值班，您就算是没来过，有什么事情都在我身上。D. I. C，本来就……

宋亦茹　（猛地立起来）就，就什么？D. I. C，我非不相信……（下意识地捋着袖管）

安　然　哼！

宋亦茹　哼什么！

〔安然扭头欲下。

宋亦茹　（若有所触，突叫）站住！

〔宋亦茹紧紧盯视着安然。

安　然　（被看得不自在）干嘛，干嘛？

宋亦茹　（一把逮住她）别动！

安　然　（甩脱）唉哟！你干什么？

宋亦茹　（大喝）站住！

〔二人追逐，安然跌倒在地，宋亦茹扑上去捉牢。

沈　敏　（不解）大姐，您这是？

宋亦茹　（有点窘）啊？我，我。对不起，安然，妈抓疼了你。

安　然　（大哭）沈阿姨，你看看，她哪儿还有个母亲的样子！我做了什

么错事，犯得着老鹰抓小鸡似地逮我？

沈　敏　宋大姐，您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

宋亦茹　是我不好，我不好！小沈，你过来！（拉至一侧，低语）

沈　敏　（恍然大悟）喔，是这样！不过，也不能勉强啊。

宋亦茹　放心，我的女儿我有数！你快去准备手术吧。

〔沈敏迟疑地下。

安　然　（抽泣着）好了，算我自作多情，我去回了人家张总，何必呢，指不定有朝一日，拧断了总工程师的胳膊！（欲下）

宋亦茹　（着慌）别走嘛！

安　然　你还要干什么？

宋亦茹　叫你别走就别走！

安　然　我偏走！

宋亦茹　反了！（抢上去叉腰拦住）

安　然　（蒙住脸）天哪，这副架式像什么？

宋亦茹　（下意识地看看自己，不由得尴尬起来）嘻嘻，嘻嘻，嘻嘻……我的宝贝女儿——（想亲近她）

安　然　（反感地）你这又是干什么？

宋亦茹　安然，好孩子，妈跟你商量件事。

安　然　（不耐烦地）说嘛。

宋亦茹　你觉得妈这工作怎么样？

安　然　（言不由衷）蛮神圣的。

宋亦茹　对了！不要小看妇产科医生，我们这双手就是生命之门，不管是谁都得从这儿过。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博士，我可以说，不管是多么伟大的人，都是从我们手上才开始了人生的。

安　然　可是，谁又会关心自己生在哪儿，接生他的又是谁呢？神圣，不错，那是对社会而言；就自己，不过是接生婆，（忽然想起什么好笑的事情）无聊，哈哈……无聊！

宋亦茹　你笑我？

安　然　是的，我想起来一件事，觉得好笑。不过，也有点可怜。

宋亦茹　什么事？

安　然　一位红得发紫的大歌星，那天，被一群崇拜他的姑娘围着签名，人群后面有一位不知趣的人，也捧着纪念册巴巴地望着，可是

那位大歌星压根儿也没有情绪朝这边这位曾经接生过他的老太婆看一眼。那情景，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上。说实话，妈，我可怜你！

宋亦茹　我不这样想，我心里还蛮自豪的，那个孩子的母亲是难产，我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接生下来的。记得他的第一声啼哭，真响啊！果然成了大歌星！（表情很陶醉）

安　然　（摊摊手）典型的事业病患者，真让人哭笑不得！嗳，妈，我是谁接生的？你记得吗？

宋亦茹　当然记得。

安　然　（饶有兴致）说说、说说，蛮好玩的！

宋亦茹　（沉静一下）是我。

安　然　你？开玩笑！哈哈……

宋亦茹　（肯定地）是我！

安　然　别逗了！告诉我，妈，指不定我会报答她。

宋亦茹　你报答她什么，

安　然　她要什么？

宋亦茹　她要……不，她只想请你——（不知道怎么说合适）

安　然　算了，算了，我已经没情绪了。妈，人家张总还等着，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不去，我也好去关照一声。好了，我走了。

宋亦茹　等等，安然，你不能走！

安　然　为什么？

宋亦茹　（想了想）唉，其实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13 床产妇情况不好，可能需要输血，万一……妈只好委屈你了，好吗？

安　然　我？我是 AB 型血？

宋亦茹　是的，妈以前替你化验过。

安　然　（变色）好哇，转了半天，原来你是要抽女儿的血！

宋亦茹　献血是公民的义务，况且，产妇可能会有危险，救死扶伤也是做人的道德嘛，你身体好，恢复起来很快，来，不要紧张，妈亲自来做。

安　然　我不，不愿意！那个产妇跟你有什么相干？你为什么事先替我答应了？我偏不！

宋亦茹　来，没关系的。（张罗着器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安　然　（畏惧地退着）别，别，求求你，别过来！

宋亦茹　（笑迎着）嗳，怕什么？

安　然　妈，我怕你，真的，怕，别碰我，妈妈——（叫起来）

宋亦茹　（火了）打你了？杀你了？怕、怕、怕，有什么好怕的？

安　然　（可怜兮兮地）我不知道，反正，怕，妈，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病？嗯？

宋亦茹　病？什么病？

安　然　精神上，包括生理上，你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变态？

宋亦茹　（咀嚼着）变态……

安　然　（追问着）对，生理变态、性变态，你说、说呀，说！

〔宋亦茹躲避不开，转身打了安然一个耳光，母女俩僵住。

宋亦茹　（很内疚）孩子，妈妈打过你吗？

安　然　……（摇头）

宋亦茹　骂过？

安　然　……（摇头）

宋亦茹　委屈过你，虐待过你吗？

安　然　（哭了）没有，没有，没有……

宋亦茹　那你为什么老拿这个字眼伤妈的心呢？这些年我是有些生理上的变化。可那是因为子宫切除后——（止住）说这些干什么？我想这并没有影响我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孩子的爱心呀！正因为如此，我才特别爱护每一位产妇，每一个婴儿……（抽泣）变态、变态，这就是我三十年的报应吗？

安　然　（渐趋冷静）妈，我先答应你，如果那位产妇需要献血，我献，就是把我的血都抽尽了，我也成全你！谁让我是宋亦茹的女儿呢？

宋亦茹　（意外地）安然？

安　然　可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

宋亦茹　（抹掉眼泪）你说，妈答应！

安　然　告诉我，爸爸为什么跟你离婚？

宋亦茹　（一怔）你问这个干什么？

安　然　不，我要问，你回答我！

宋亦茹　怎么说呢？他——很自私吧。

安　然　是不是因为你要收养一个产妇的孤儿，他不同意？

宋亦茹　是的。

安　然　那个孤儿后来怎么样？现在在哪儿？还有，你为什么切除了子宫？这和那个孤儿，和我有什么联系？你说，说呀！多少年来，这些传闻困扰着我，可你就是不让我解开这个谜！（且说且泣）今天，我总算信了，你压根并不疼我！血，血，谁家的母亲会强迫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产妇献血？全世界没有！没有……

宋亦茹　你别哭了，我——告诉你！

安　然　（反而愣住）告诉我什么？

宋亦茹　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安　然　什么，你说什么？（很胆怯）

宋亦茹　你不是要解开这个谜吗？那么好，我告诉你，你就是那个被我收养的孤儿，你的亲生父母早已不在人世了。

安　然　（猝不及防）不，不，这不可能，不可能！可是……妈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宋亦茹　（娓娓地）你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你父亲在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就不幸死于车祸。你母亲临产的时候，出现了 D. I. C 的早期症状，这是一组象征死亡的缩写。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我所能做的，就是努力把你从死神手中夺过来。为此，我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时，我怀着五个多月的身孕，极度的疲劳和紧张，使我在接生你的产床旁流掉了自己的胎儿。产后的大出血又迫使我的同事不得不为我施行子宫切除手术。我丈夫提出离婚，我没有理由拒绝他，加上我又决定抚养那个失去父母的婴儿，他是接受不了的。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D. I. C 这个可怖的字眼始终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我，医疗科学的日益进步，难道我们还不能征服它？还要承受它带给我们的沉痛创伤吗？不能！

安　然　（早已泣不成声）妈妈……

宋亦茹　（噙着泪，深情地）安然，我的好孩子，如果说妈妈这许多年给你的爱还不够，那是因为妈妈工作的特殊性，有的时候，妈妈少陪你看一场电影，少为你做一顿及时的饭，可往往就在这个时刻，

妈妈正在产床旁接生一个新生命，或者，在手术台上与死神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啊。那天，大歌星没看我一眼，其实我心里也蛮难过的，我拼命的往前挤、挤，我、我只是想靠近了看看他，哪怕就是一眼，一眼呢！可是，我这个小小的愿望终于没有实现。我也不怪他，因为他不知道。只要他活得健康，活得神气，我也就值得……

〔电话铃声，宋亦茹迅速抹净眼泪，抓起话筒。

宋亦茹　（对话筒）沈敏，是我，宋亦茹，什么……好！我就来（欲下）

安　然　妈，需要我吗？

宋亦茹　你先等着。（急步下）

〔安然目送她下，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

安　然　妈妈……一天天、一年年、一辈子！就这样劳劳碌碌，匆匆忙忙，默默地、慷慨地、毫无怨言地度过了一生！生命之门，是的，生命之门！人们无一例外地从这里出发，走向各自辉煌的人生。遗忘了，不，本来就不知道！谁会留意那一双把他捧向人间的手？谁会关心是否有过为争夺他而在医生与死神之间展开的一番厮杀？不知道，不知道！人们关心未来，谁屑于回顾起点？你，你，还有你！包括我自己！昂首挺胸，一往无前的人们！这是一种实在的奉献，一份无法获得回报的爱！青春、爱情、幸福，还有健康，都在这小小的产床旁，流逝了……我是谁？天哪，原来我不认识自己！（啜泣）

沈　敏　（上）多么艰难的生命！

〔宋亦茹捧着婴儿上场。

宋亦茹　（仍然是咋咋呼呼地）安然，你快来看看唷！喏，多可爱，多神气，啧啧啧，笑了，笑啰！哦……（手舞足蹈）

安　然　（深深鞠躬）妈妈……

〔宋亦茹沉浸在喜悦中，宛若雕塑。

〔剧终。

1983 年创作

· 电影文学剧本 ·

伐　楚

片头

黄昏。茫茫原野，一江如线。一轮血红的落日静悬于江天。

落日里，穿行一线车队。

平静的江面上倒映着落日与车队。

微风徐来，吹皱江面，吹碎落日与车队。

江岸上，车马肃静。唯见旌旗猎猎，车轮辚辚。

车队中央，拱卫着一辆宽大华丽的车辇。车辇前面的丝质掩帘被风吹拂着，有些摇曳，帘后一位盛装女子端坐着的身影若隐若现。

华辇前侧，两名骑马的楚国使节护卫着，右边是武将伍子胥，左边是文臣费无极。

旁白："故事是从一个女人开始的。她叫孟嬴，是秦国的公主，嫁到楚国去，嫁给楚平玉的儿子太子建。往迎秦公主的使节，一个叫做费无极，另一个就是本片的主人公伍子胥了。说来神奇，就在伍子胥和费无极往迎秦公主返回楚国的途中，风，偶然吹拂起了孟嬴坐车的丝帘，一次……"

风过，丝帘卷起一道优美的弧线。

骑在马上的伍子胥偶一回头……

孟嬴的眼神——梦幻而神秘。

丝帘舒展下去。

伍子胥定一定神，继续前行。

旁白："两次……"

风又过，丝帘又一次卷起一道优美的弧线。

伍子胥下意识地又一次回头……

孟嬴的眼神——梦幻而神秘。

丝帘舒展下去。

伍子胥略略带慢了点缰绳，仍旧前行。

旁白："第三次……"

风再过，丝帘再一次卷起一道优美的弧线。

伍子胥猛然回首，神色惊奇……

与此同时，费无极也鬼使神差地把头别转过去……

孟嬴忽闪着梦幻而神秘的眼神，向左向右分别注视了一瞬。

一声尖厉的马嘶，马头高高昂起，伍子胥被坐骑重重地抛掷于地。

又一声尖厉的马嘶，马头高高昂起，费无极也被坐骑重重地抛掷在地。

丝帘舒展下去。

伍子胥与费无极双双爬起，目瞪口呆。

风骤起，丝帘高高抛飞，终于现出孟嬴摄人魂魄的绝色容颜。

群马昂嘶，车队阻滞，一片混乱……

伍子胥上马，试图恢复秩序。坐骑却载着他狂奔乱跳。

孟嬴浅浅一笑。

落日沉没，天光骤暗。

坐骑又将伍子胥掀下地，径直冲下江岸，冲进江中。

炸雷凌空，暴雨突降。

一匹马在汹涌的江面载沉载浮……

旁白："秦公主的到来引发了楚国的一连串事变，费无极谗言邀宠，楚平王父占子妻，伍子胥一族则因此而蒙受大难……"

片名——伐　楚

雷声……马嘶声……

伍子胥的坐骑渐渐沉没于黑涛之中……

寥台湖　日

湖水汤汤，艳阳炫目。

湖畔一片开阔地，伍氏一族三百余人面水而跪。

湖畔四周高坡上，拥挤着黑压压一片围观的楚民。

伍奢须发苍苍，跪地默语："天，可怜我伍氏一族三百零七口，就要冤死于这寥台湖中啦……"

伍奢儿媳、伍子胥之妻贾氏（画外）："父亲大人，您算错了，是三百零八口呢！"

伍奢回过头，说话的贾氏正跪在他的后侧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高耸的腹部。

贾氏："父亲大人，您瞧您的孙儿正拿小脚踹儿媳的肚皮呢！"

伍奢微微点头，缓缓移开目光向周围看去……

伍氏族人一张张惊恐绝望的面孔。

伍奢仰天长叹，泪水长流。

郢都城门　日

一辆六骥战车隆隆驶出城门。

城门两旁的卫士扬戟高呼："楚王万岁！楚王万岁！"

战车上立着高大雄健的楚平王和獐头鼠目的费无极。

楚平王铁青着脸，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态。

郢都城外　日

楚平王所乘的六骥战车忽然紧急掣停。

道路当中，跪着老臣晏鞅。

楚平王冷冷地："晏鞅大夫，是为伍奢一族说情吗？"

晏鞅激动地张着手："大王，伍奢一门三代忠良，大王切不可无故屠杀，臣只恐大王此举要失德于天下呀！"

楚平王："是伍奢陷寡人于不德，寡人才要杀他！"

晏鞅："大王父纳子媳，有悖常理，伍太师父子犯颜直谏，错在何处？"

楚平王咬牙切齿地："错在何处，错在他串联百官上朝群谏，错在他教寡人当众难堪！寡人乃是楚王啊，你教寡人今后如何面对朝野，如何立于天地之间？再者说，此乃寡人的私家之事，何用他人置喙呢！让开，否则碾碎你的筋骨！"

晏鞅索性躺倒："大王，不要连逆天意，天意不可违呀！"

楚平王仰面狂笑："天意？天就是寡人！寡人就是天！"

战车突然启动，隆隆向前狂奔……

晏鞅绝望的惨叫。

寥台湖　日

围观的楚民忽然起了骚动，人群争先恐后地向前涌动着："大王来了！大王来了！……"

楚平王战车直冲过来。

楚民纷纷向前跑着跪倒，企图阻挡战车去路。

楚民一迭声地："大王，伍太师冤哪！……"

战车上，费无极看看楚平王，显得有些惊慌。

楚平王一脚蹬开驭者，亲自驾车。

战车风驰电掣般冲下湖坡。

楚民见势纷纷奔逃。

战车终于缓慢停下。碾过之处，一条血肉通道。

远处，伍奢拧头向这边看着。

楚平王气息未平，遥指伍奢："费无极，去，叫伍奢来见寡人！"

湖坡上，楚民重新聚拢，无声地在四周围观着。

伍奢平静地向楚平王走来，平静地面对平王跪下。

伍奢："老臣伍奢率族人三百余口跪见大王。"

楚平王忽然减了锐气，背手踱着步："寡人其实也难！寡人不杀你，恐怕遮不住众口；寡人杀了你，又免不了遭后世唾骂！既然寡人话已经出口了，伍太师，你也就不要太记恨寡人了。你知道寡人从来是一不做二不休的。怎么样，还有什么要教导寡人的吗？说，快说吧，反正，寡人打做太子起就一直听太师的教训，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了！"

伍奢仍旧平静地："伍奢之后，可任申包胥为太师。"

楚平王点头："行。还有什么？"

伍奢叹口气，摇了摇头："大王虽屠我伍氏一族，然却无碍伍氏三世忠名。臣为今一虑，乃虑臣次子伍员侥幸漏捕。此子耿勇顽直，且兼有扛鼎拔山之力、经文纬武之才。能忍大辱，敢当重负，只恐有朝一日将私族之怨，加祸于国，如此，必坏我宗庙清白呀！"

伍奢道来平缓，平王听得震动。

楚平王："立刻颁令，缉捕伍子胥，有获其首级者，赐粟万石，拜上大夫！"

费无极惊慌失措地："快！快！颁令捉拿伍子胥！"

湖坡上，楚民面呈意外，交头接耳："伍子胥逃了，伍子胥！伍子胥……"

郢都城门　日

伍子胥手舞节鞭，单骑直冲入城。

寥台湖　日

伍奢向族人走去。

楚王宫　日

伍子胥跌跌撞撞沿回廊狂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